

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李秀娟，金杰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650221)

摘要：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剖析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现实困境、内在逻辑，进而提出可行的实施路径，可为国土综合整治支撑乡村振兴目标实现提供参考。文章基于“内涵解析—现实困境—运行逻辑—实施路径”研究框架，探讨了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可行性，对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当前乡村振兴在土地、人口、产业三大方面存在的发展困境，提出新时代国土综合整治应该在遵循系统、价值、民生、生态运行逻辑基础上，走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功能优化的路径，以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国土综合整治；乡村振兴；现实困境；运行逻辑；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1；TU982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1672-6995（2023）01-0000-00

DOI:10.19676/j.cnki.1672-6995.001088

The Logic and Path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LI Xiujuan, JIN Jie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alyzing the realistic, dilemmas and internal logic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n putting forward feasible implementation path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supported by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onnotation analysis - realistic dilemmas - operation logic - implementation path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bs the connot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land,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llow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system, valu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logy, and take the path of factor integration,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 optimization,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alistic dilemmas; operational logic; implementation paths

0 引言

收稿日期：2024-03-09；修回日期：2024-07-25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新发展理念视域下云南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ZK2023YB15)

作者简介：李秀娟（1997—），女，山东省邹平市人，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自然资源利用与规划研究。

通讯作者：金杰（1981—），男，浙江省平湖市人，云南财经大学教授，环境生态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生态与土地利用研究。E-mail: jinjie@ynufe.edu.cn。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城市扩张，侵占农村土地；另一方面，乡村衰落，发展受阻，出现了产业发展不起来，人才留不住、进不来，资源要素流转不畅，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问题^[1]。面对这一系列阻碍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诸多因素，党的十九大站在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人民要幸福的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导向，提出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形成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思维。而土地作为乡村最重要的资源本底，是发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空间载体^[2]，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3]。

进入新时代，国土综合整治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是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手段^[4]。国土综合整治通过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路村城”等进行全要素、全周期、全过程的整治，以达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以空间治理为载体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要求统筹整合资源要素、调整空间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立足乡村地域的国土综合整治，如何在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的整治过程中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需要新思路，需要在国土综合整治中进行综合考虑。立足推进乡村振兴目标，建立国土综合整治助推乡村地域发展的实施路径，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诉求^[5]。

由此，本文以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解析为起点，分析实现乡村振兴目标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以国土综合整治为抓手，尝试剖析国土综合整治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发展的运行逻辑，进而提出可行的实施路径，为国土综合整治支撑乡村振兴目标实现提供参考。下文分别从内涵解析、现实困境、运行逻辑、实施路径等方面展开论述。

1 理论分析

1.1 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的概念内涵

有关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为促进空间高效利用、资源合理开发，陆大道、吴传钧、陈传康等老一辈杰出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6-8]。此后，其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需求，经过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内涵理念上经历了重规划、重协调、重工程、重统筹4个过程^[9]。进入新时代，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经历了从单要素、单目标的土地综合整治向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的国土综合整治的转变^[10]。这一趋势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已成为调整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在保护耕地、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11]。

2018版《土地整治术语》（TD/T 1054—2018）从标准规范层面明确了“国土综合整治”的概念内涵。而学术界虽有众多学者对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进行了研究，但存在一些争议，尚未达成一致^[12]。金晓斌等认为，国土综合整治是在对全空间内全要素问题进行诊断的基础

上进行开发、利用、保护和修复的整治活动，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提升空间复合功能，同时提出国土综合整治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基础^[13]；王威等指出，新时代的国土综合整治依托“双评价”划定整治区范围、确定整治任务与目标，并采用多种手段解决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达到国土空间结构优化、三生功能协调共生的目标^[14]；贾文涛认为，国土综合整治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统领，对国土空间要素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保护、整治与修复活动，进而达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国土空间品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15]。总体看，新时代的国土综合整治突破了以往传统土地整治的概念内涵，更加强调整治对象的整体性、整治理念的多元化、整治路径的联通性、整治目标的综合性，为助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综合整治是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以“山水林田湖草沙路村城”为整治要素，通过激活调整乡村地域土地—人口—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的演进方向，遵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优化的整治理念，按照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功能优化的整治路径，达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目标的治理活动（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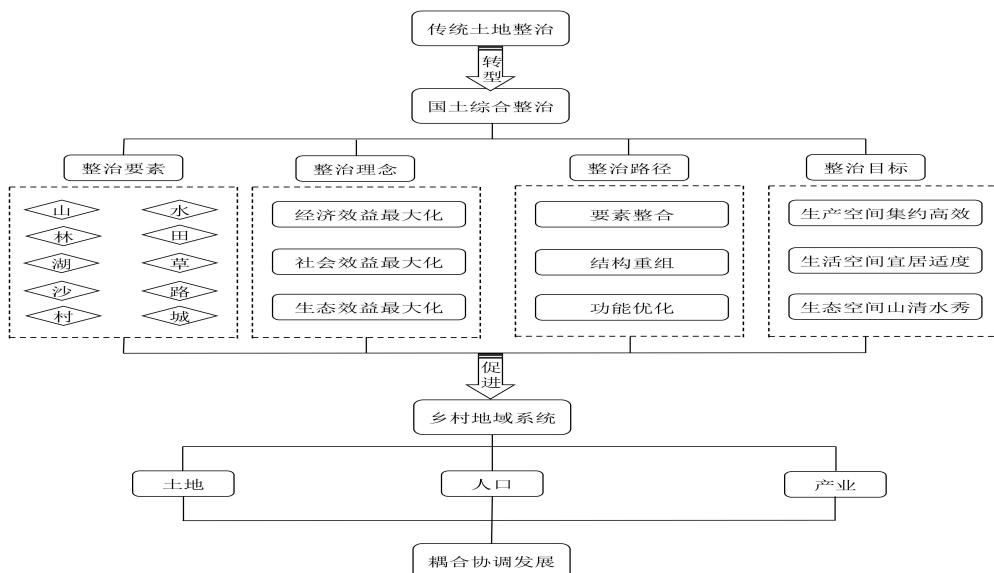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的概念内涵

（资料来源：部分内容来自参考文献^[13]。）

1.2 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现实困境

土地、人口、产业是乡村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土综合整治是基于要素治理，形成一定结构，进而实现一定功能的整治活动。国土综合整治与乡村振兴的出发点都在于调整关键发展要素的演进方向，进而形成各要素间耦合协调发展的新格局^[16]。土地既是乡村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本底，也是国土综合整治过程中的作用对象，其发展演变方向会引发人口—产业等要素发生一系列变化。

乡村发展的组成部分与国土综合整治要素构成搭建了两者的逻辑起点；促进乡村地域经济发展，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空间格局是其逻辑目标；遵循系统性、综合性、价值性的治理思想是其逻辑主线。当前，逻辑起点，即要素层面存在诸多问题，如乡村发展面临要素流失衰退、土地资源污损与低效利用、“三生”空间无序紊乱等问题^[17]，引发了乡村地域系统紊乱、功能失调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制约了国土综合整治支撑乡村转型发展的现实能力和潜力^[18]。

土地是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19]，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与否关系着乡村产业、人才、生态与文化的全面振兴。由于人口流出，特别是年轻人的外流，当前农村耕地被大量抛荒、闲置，多数土地是由年龄大的人在耕种，传统的耕作方式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获得的土地收益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这种现象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更为严重，这使得农村土地价值被严重低估，加剧了农村土地低值化的趋势^[20]。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土地整治理念，往往只关注单一要素的整治，忽视了整个乡村地域系统的综合性、协调性，整治的结果表现为仅单一要素功能的提升。而国土综合整治下的土地，不仅仅单指土地，而是包含土地在内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包括气温、降水、光照等自然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科技等社会因素。

人口是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乡村衰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口流失严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结果，自2010年起10年间我国乡村人口减少了约1.64亿。乡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就业渠道匮乏、发展机会少、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使得大量青壮年流向城市，驻守乡村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乡村发展主体逐渐被弱化^[21]。而国土综合整治则提供了破题思路，即通过强化乡村发展主体，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盘活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大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落实“三权分置”政策，从而理顺人地之间的关系，促进乡村发展。

产业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由于城市对乡村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并未真正得以调动^[22]，这将耗散国土综合整治对乡村发展的助推成效。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造血功能差，二三产业薄弱；另一方面，乡村处于第一产业的低附加值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未取得好的效果。

2 运行逻辑

国土综合整治与乡村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有研究表明国土综合整治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的政策工具。国土综合整治以土地作为切入点，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进而引发乡村地域系统人口数量、结构变化，以及乡村产业结构、发展模式选择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国土综合整治通过激活乡村地域土地、人口、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从而形成乡村地域系统土地—人口—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格局。

土地具有要素、资源、资产的综合属性。第一，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利用过程中要与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保持合理的投入比例，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系统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配比。第二，土地作为资产，体现在土地产权在不同财产行为主体之间的分配，土地利用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用地主体的利益诉求，凸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第三，土地作为资源，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功能属性，要统筹协调不同功能用地之间的比例。要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其生态功能的需求增强，维护和发展好土地的生态功能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土地作为要素、资源、资产，都不是孤立发挥作用的，土地配置是土地与各种资源要素之间相互组合、作用，在时间、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结构，进而实现一定功能的过程。土地的要素、资源、资产属性共同决定了国土综合整治的基本逻辑。基于此，国土综合整治应当遵循系统逻辑、价值逻辑、民生逻辑和生态逻辑。

2.1 综合治理的系统逻辑

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功能的特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3]。由于土地的多功能性和多宜性，在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常出现用途冲突，造成土地空间功能失调。传统的土地整治，往往采用单一的治理手段，割裂了土地自身的系统性，忽视了生态环境因素，难以系统性地解决国土空间利用问题。国土综合整治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一项政策工具，适应了时代要求，强调目标和效益的多元化，强调系统性和综合性。首先，在要素层面上，国土综合整治通过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路村城”全要素的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国土空间品质，保护生态环境。系统性的综合整治有助于解决土地破碎化问题，为乡村地域人地关系调整优化、农业规模化经营、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创造条件^[17]，这一系列变化有助于乡村地域土地要素增值、人口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多元，使“土地—人口—产业”形成了一个闭环。其次，在空间层面上，农业、城镇、生态三类空间是连续性的实体空间，三类空间彼此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相互交融、共生共灭的关系^[23]。国土综合整治视角下要统筹三类空间，将空间问题进行系统性考虑，进而实现全过程治理。乡村地域系统主要承担着农业、生态空间的功能，同时也为城镇空间提供基本食物来源。国土综合整治在治理过程中融合了乡村地域、城市地域两大系统，城市为乡村发展提供技术、资本、人才等支持，发挥城市对乡村的反哺作用，乡村为城市提供粮食保障、自然环境等资源。最后，在时间层面上，人与空间的交互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土综合整治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空间利用进行全周期的动态检测。国土综合整治过程更加注重系统性，在关注自然要素的同时，将人、地、钱、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闭环系统，以土地作为资源本底，以人才回乡作为驱动力，吸引资金、资源、资产回流乡村，形成可以带动当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提供支撑。

2.2 效益最大化的价值逻辑

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对其合理利用能够带来丰富的经济收益。农村土地整治对农地质量、农业农村现代化、人地协调、生境质量与生物多样性、农户生计等均有促进作用^[4]。当前国土综合整治向“山水林田湖草沙路村城”综合治理的转变，有利于改善乡村生产条件，破解土地细碎化问题，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突破点在于形成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条。国土综合整治以土地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乡村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整治，改变土地利用结构、方式，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用地保障。推进农用地集中连片整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注重农业产业发展，为后续产业入驻提供支撑。乡村振兴目标下，城市与乡村之间要素的流动方向、作用强度、内在联系会发生新的变化，国土综合整治通过激活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发展要素，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加强与现代农业、体验农业、民俗经营和旅游观光等乡村多元业态的有机融合，可促进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实现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的协调耦合。以国土综合整治作为抓手，以乡村振兴目标为导向，通过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的衔接，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功能的乡村经济体系，由此可以充分发挥乡村地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大化。

2.3 以人为本的民生逻辑

乡村地域系统是自然与人文交互的复合系统。传统的土地整治将土地作为核心，以地为本的治理思想贯穿整个过程，忽视了乡村地域系统的共生性，割裂了服务的主体——人的需求，降低了土地整治项目的预期效益。新时代的国土综合整治改变了以往的治理思想，由以地为本逐渐转向以人为本，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心，从农户的需求和发展出发，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目标导向，这是在治理思想上的一大转变。新时代的国土综合整治在整治主体上，包括政府、村集体、农民、社会资本等；在整治客体上，包括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未利用地整治及生态修复等；在整治目标上，则追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和谐共生。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是“民生为本”的长期事业，理应遵循以人为本的民生逻辑。首先，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其次，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要保障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满足其核心诉求，让农民享有更多的收益权；最后，在空间正义上，应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个利益相关者，使其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国土综合整治中来，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结合^[5]，这既是发挥土地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内涵要义。

2.4 绿色发展的生态逻辑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如何使乡村土地的生态优势得以转换，是当前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国土综合整治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国土综合整治转变了以往过度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发展理念。首先，40多年来所开展的土地整治

活动在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新的国土综合整治作为持续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弥补治理短板的政策工具备受重视。其次，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当前乡村成为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域，面临人才匮乏、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发展水平亟待提升等问题，国土综合整治是回应时代诉求，解决乡村发展困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最后，国土综合整治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打造以人为本高品质国土空间的重要手段，对提升国土空间适宜性、承载力、美丽度、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土综合整治应当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建设的运行逻辑，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系统修复，提升区域生态价值，促进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转型。

3 路径探析

国土综合整治通过对乡村人地关系进行“要素—结构—功能”再调适，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协调与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国土综合整治在要素层面反映了“人口—土地—产业”的内在关系；在结构层面呈现了要素数量、质量、空间的多维特征；在功能层面体现了农户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现实需求。国土综合整治通过有效集聚人口、土地、产业等资源要素，优化要素数量、质量、空间结构，提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推动乡村发展。国土综合整治是推动乡村地域资源要素整合、空间结构重组、功能价值提升的耦合协调过程，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可行路径。因此，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应当遵循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功能优化的多维路径，助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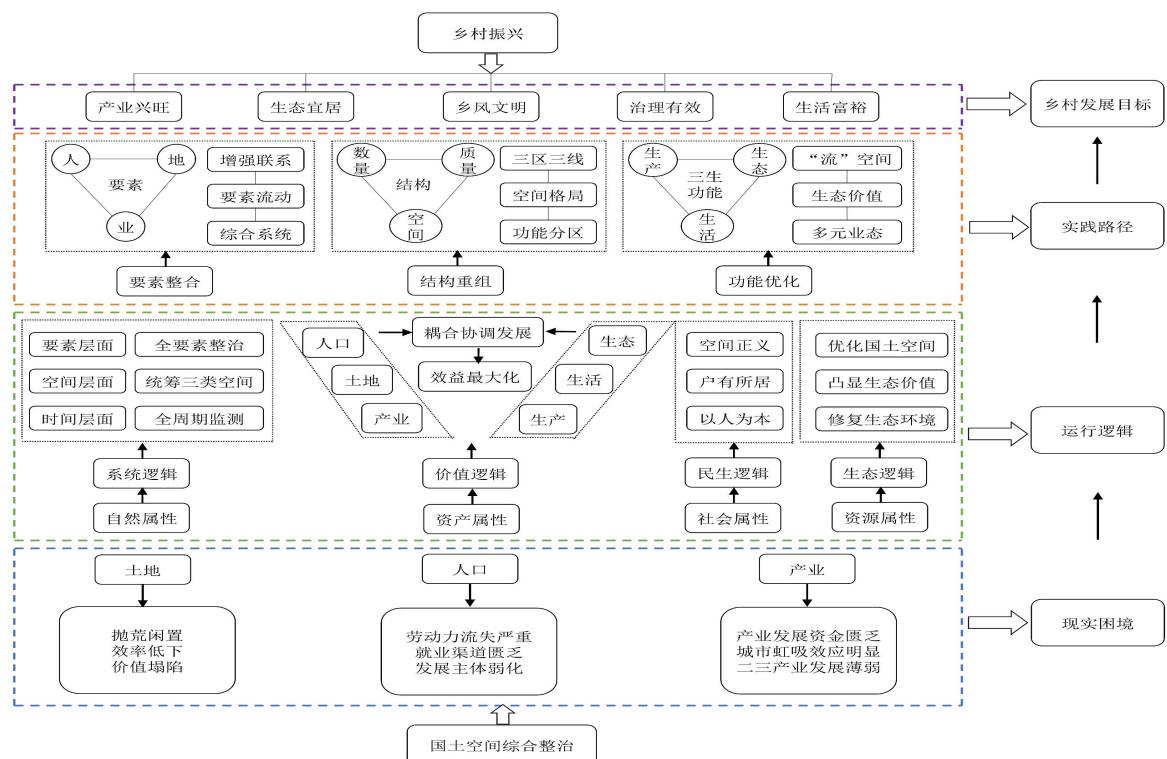


图2 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

3.1 要素整合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国土综合整治也具有系统性，是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路村城”等诸多要素在内的整治活动，与乡村振兴目标相对应。

(1) 加强自然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国土综合整治的对象是全域、全空间、全要素，“山水林田湖草沙路村城”是国土综合整治的治理要素，同时也是构成乡村地域系统的核心要素^[24]。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要把握人口、土地、产业等资源要素之间的发展方向，打好组合拳，充分发挥各要素的驱动作用；在国土综合整治中，要促进自然要素与经济要素协同，遵照“人—田—水—山—土—林—草”命脉发展的内在关联，对乡村地域的自然与经济要素进行全局统筹、系统治理。

(2) 推动城乡间人口、土地、产业等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现阶段发展最薄弱的地方在农村，最具挖掘潜力的地方在农村。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不可行，因为单向的资源、信息、物质流动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需要城市与乡村的双向互补。通过推动城乡人口、土地、产业等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改变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现状，破解城乡国土综合整治交互作用的内在障碍，才能够重塑城乡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目标落实。

3.2 结构重组

要素的改变导致了结构的重组。以往的单一要素治理模式忽视了生活空间的需求，挤占了生态空间的范围，出现了城镇空间“摊大饼”式蔓延扩张，农业和生态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三区三线”和用途管制的提出是重构国土空间格局、协调空间利益关系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国土综合整治，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很好地统筹到一起，改变了以往的治理模式。

(1) 统筹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发展。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国土综合整治都在改变过多关注生产空间而忽视生活及生态空间的治理思维。新时代的国土综合整治，要在“双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基础上，划分农业、城镇、生态三大空间格局，并进一步划定“三条控制线”及其他功能分区，既要满足生产空间高效性，同时也要追求生活空间适宜性和生态空间优美性。例如，由于海拔、地形差异，山区与平原应制定不同的发展规划，山区优先考虑生态功能，在发挥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兼顾生活与生产功能；平原则更多考虑生产功能，追求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同发展。

(2) 严守“三区三线”，完善用途管制。“三区三线”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空间所对应的区域，以及分别对应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三条控制线。其中“三区”突出主导功能划分，“三线”侧重边界的刚性管控。基于“人—地”系统理论厘清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层识别乡村问题，分区分类进行整治。在坚守底线基础上，结合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及功能区划，确定土地用途，通过开展国土综合整治，可以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美化乡村生活环境。

3.3 功能优化

要素和结构的改变，会导致功能发生变化，全要素的治理模式带来结构、功能的优化。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更加强调突出乡村地域生态功能优势、激活乡村生态优势转换、促进生态价值流动、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1) 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的叠加性、交织性决定了“三生”功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首先，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乡村地域应立足于优势资源——农业，以农业为依托发展多元业态产业，发挥城市对乡村地区的科技、人才、资源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乡村地域的生产能力。其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开始追求休闲、文化、旅游等多重功能，因此要改变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求。最后，借助“流空间”的整合作用，促进乡村地域与城市地区的要素流、信息流、物质流、技术流等实现充分流动，形成“三生”空间融合贯通的格局。

(2) 促进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的转换。乡村地域的生态资源是其相较于城镇地区最大的优势所在，要充分发挥乡村地域的生态优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换成生态价值，满足乡村不断发展的需要。乡村地域系统在生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等生态产品交换方式将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价值释放出来，充分挖掘乡村地域生态资源，将资源优势转换成可交易的生态价值。

4 结论

本文梳理了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的科学内涵，探究了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并对其运行逻辑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国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国土综合整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经历了从单要素、单目标的整治理念到全要素、全周期、全过程的整治理念的发展转变，形成了追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格局，这与乡村振兴的多重目标高度契合。②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与国土综合整治的要素部分构成了两者的衔接点，当前，要素层面存在诸多问题，乡村发展主要面临着土地、人口、产业三方面的现实困境，存在要素流失衰退、土地利用低效、人口流失严重、产业发展薄弱等一系列问题。③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具有要素、资源、资产的综合属性。土地的要素、资源、资产属性共同决定了国土综合整治的运行逻辑，包括综合治理的系统逻辑、效益最大化的价值逻辑、以人为本的民生逻辑、绿色发展的生态逻辑。④乡村振兴目标下，国土综合整治应当遵循“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功能优化”的治理路径，通过推动城乡地区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统筹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发展，促进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转换，助力乡村地域振兴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乔陆印.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整治的内涵重构与系统特征 [J]. 农业工程学

- 报, 2019, 35(22):58-65.
- [2] 姜棟峰, 龙花楼, 唐郁婷.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487-497.
- [3] 孙沛, 胡一, 卢祥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土地整治思路与发展方向[J]. 安徽农业科学, 2021, 49(23):254-256.
- [4] 孔雪松, 王静, 金志丰, 等. 面向乡村振兴的农村土地整治转型与创新思考[J].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5):95-102.
- [5] 戈大专, 孙攀, 汤礼莎, 等. 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1):1-9.
- [6] 陆大道. 关于国土(整治)规划的类型及基本职能[J]. 经济地理, 1984(1):3-9.
- [7] 吴传钧. 国土开发整治区划和生产布局[J]. 经济地理, 1984(4):243-246.
- [8] 陈传康. 国土整治的理论和政策研究[J]. 自然资源, 1985(1):1-7.
- [9] 夏方舟, 杨雨濛, 严金明. 中国国土综合整治近40年内涵研究综述: 阶段演进与发展变化[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5):78-85.
- [10] 陈凯.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现实困境及政策思考: 以广东省为例[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1, 34(10):44-49, 54.
- [11] 张艳琳. 以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J]. 资源导刊, 2019(4):20-21.
- [12] 韩博, 金晓斌, 顾铮鸣, 等.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进展及关键问题[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3007-3030.
- [13] 金晓斌, 罗秀丽, 周寅康. 试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基本逻辑、关键问题和主要关系[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1):1-12.
- [14] 王威, 胡业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整治历程回顾与新构想[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1):53-67.
- [15] 贾文涛. 从土地整治向国土综合整治的转型发展[J]. 中国土地, 2018(5):16-18.
- [16]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1837-1849.
- [17] 陈坤秋, 龙花楼. 土地整治与乡村发展转型: 互馈机理与区域调控[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6):1-9.
- [18] 韩博, 金晓斌, 孙瑞, 等. 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初探[J].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8):79-88.
- [19] 吴家龙, 苏梦园, 苏少青, 等.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资金筹措路径探析: 基于资源要素的视角[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2, 35(8):69-75.
- [20] 刘彦随, 朱琳, 李玉恒. 转型期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理论与模式探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777-782.

- [21] 刘俊杰, 朱新华.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0 (6): 79-85.
- [22]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J]. 地理研究, 2018, 37 (11): 2127-2140.
- [23] 许伟. “三生空间”的内涵、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J]. 东岳论丛, 2022, 43 (5): 126-134.
- [24] 朱从谋, 王珂, 张晶, 等. 国土空间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价值”视角 [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 (2): 10-18.

